

BENDING SPINES

弯曲的脊梁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兰德尔·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 著

张洪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元首永远正确”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纳粹的信仰 “党总是正确的” 崇拜的方式 社会主义信仰 纳粹没有宣传指南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的宣传 和谐与争吵 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构 作为纳粹宣传员的生涯 东德特色的宣传 现实的地图 元首的媒体 东德的媒体 战败中的胜利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文艺与娱乐 希特勒的文艺政策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尴尬的文艺表现：幽默与讽刺 来看卡巴莱表演吧 笨蛋都笑了：讽刺性出版物 公共与私人生活 党内高度一致 99% 的选举胜利 临界点 看不见的教会 锋利之剑 一致性的代价 失败的宣传 成功

BENDING SPINES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弯曲的脊梁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兰德尔·彼特沃克 著

张洪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献给罗伯特·彼特沃克，

给了我一个好的开始

并且一路上给予我不间断的帮助

致 谢

本研究获得了加尔文学院 (Calvin College) 的支持, 它提供了一次休假机会, 让我可以有时间旅行与研究, 同时还有一个有益于写作的环境, 而这皆是因为我欲一吐为快而非不得已才去写作的缘故。

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内拥有“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基金档案 (SAPMO), 那里的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员管理着一个令人舒畅的工作环境, 他们熟悉自己的馆藏 (holdings)。

我的同事们花时间阅读了手稿的草稿, 并给予回应, 这些使我的思考更清晰并将我从错误中解救出来。罗伯特 · 布鲁克斯 (Robert D. Brooks) 在 30 年前首次激发了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 (它确实需要一些激励), 现在他给了我最有益的建议。John Rodden 也是这样。我的加尔文学院同事 David Diephouse, Barbara Carvill 和 Wally Bratt 都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的部门同事 Quentin J. Schultze 通读了倒数第二稿, 这让我想起, 在同事中他是多么慷慨大方的一个人。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同仁审核了手稿, 提出了大量建议, 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的那些曾经是民主德国公民的朋友们在诸多方面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尤其要感谢的是 Pastor Wolfgang 和 Cornelia Gröger, Kalinkat 一家, Günter Gießler 以及 Christa Fischer。无论在 1989 年

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一如既往地提供友谊与殷勤招待。

Sharon 和 David Bytwerk 驱散了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烦恼，使我能愉悦心情下从事写作。

我要感谢以下文章的出版商允许我将文中的部分内容并入此书。

- 《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纳粹节日的诸修辞面向》(“*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 Rhetorical Aspects of a Nazi Holiday*”), 最初发表于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36 (1979) : 134 – 146, 由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Semantics, Concord, California 出版发行。
- 《笨蛋都笑了：希特勒和昂纳克统治下的讽刺性出版物》(“*The Dolt Laughs: Satirical Publications under Hitler and Honecker*”), 最初发表于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1992) : 1029 – 1038.
- 《民主德国宣传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Propaganda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最初发表于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5 (1999) : 400 – 416.
-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最初发表于 *Communication Studies* 49 (1998) : 158 – 171.
- 《民主德国一致性的欢愉》(“*The Pleasures of Unanimity in the GDR*”), 最初发表于 *After the GD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ld GDR and the Young Länder*。 (Amsterdam: Rodopi, 2001) 109 – 124.

专有名词及缩写

ADN	德意志通讯社
<i>Bezirk</i>	14个东德专区之一
DAF	德国劳工阵线
DEFA	东德电影制片厂
DSF	德苏友好协会
FDGB	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
FDJ	自由德国青年
<i>Gau</i>	纳粹党的大区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
GPA	德国宣传档案
<i>Kreis</i>	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个郡/县，纳粹党的分区
NSDAP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
OKW	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RKK	帝国文化协会
RMVP	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
RPL	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SA	“褐衫队”，或纳粹冲锋队
SAMPO	德国联邦档案馆的一部分，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记录档案馆
SD	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
SS	“黑衫队”，纳粹准军事的精英组织，纳粹党卫军
ZK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目 录

致谢	1
专有名词及缩写	1
导论	1
第一章 世俗信仰	
“元首永远正确”	7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15
纳粹的信仰	21
“党总是正确的”	26
崇拜的方式	33
社会主义信仰	38
总结	41
第二章 教义	
纳粹没有宣传指南	47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的宣传	58
总结	65
第三章 等级结构	
和谐与争吵	68
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构	81
总结	85
第四章 福音传播者	
作为纳粹宣传员的生涯	87

东德特色的宣传	98
总结	110
第五章 现实的地图	
元首的媒体	115
东德的媒体	121
战败中的胜利	126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133
总结	139
第六章 文艺与娱乐	
希特勒的文艺政策	143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151
尴尬的文艺表现：幽默与讽刺	155
来看卡巴莱表演吧	156
笨蛋都笑了：讽刺性出版物	159
总结	173
第七章 公共与私人生活	
党内高度一致	177
99% 的选举胜利	181
临界点	183
看不见的教会	196
锋利之剑	203
一致性的代价	207
总结	209
第八章 失败的宣传	
成功	211
失败	218
精选参考文献	232
索引	252

第一章 世俗信仰

1987年,东德作家协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位长期受到当局容忍的“闹事者”尤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inski)提到,他期待着出现一种祈祷的社会主义等价物:“我一直在徒劳地找寻着一种祈祷的替代形式,它能时刻提醒我们,不管在每天或至少每周会面临怎样的困境,遭遇怎样的障碍,社会主义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如何才能在一天中有一两次可以提醒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以及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1]1940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当一个人尚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他能教给孩子们什么呢?眼前的替代品仅仅是一个替代品而已。”^[2]他们都在找寻着世俗崇拜的方式。

在本书中,我将把极权主义的宣传行为视作一种准宗教现象。不过,这一思想马上会遭遇两种反对意见:首先,极权主义的定义,甚至其存在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第二,虽然把极权主义看作一

[1] Schriftsteller Verband der DDR, X. Schriftstellerkongress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rbeitsgruppen. (Cologne: Pahl-Rugenstein, 1988), 24.

[2]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7:293.

种宗教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埃里克·沃格林，并且近来它在汉斯·迈耶尔(Hans Maier)、迈克尔·柏勒赫(Michael Burleigh)、克洛斯-伊克哈德·巴斯克(Claus-Ekkehard Bärsch)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又得以复兴，但它仍是理解这些问题的一种非正统方式〔3〕。

12 批评“极权主义”概念的论证林林总总，从指控它本身不过是冷战宣传中的一个术语(或措辞)，到主张既然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极权主义的，那么这一术语的价值就微乎其微〔4〕。我同意“绝对的极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它反映了20世纪许多独裁国家的目标，纵然其实践未完全实现此目的，“极权主义的”这一术语本身仍然是有用的。历史就是热烈追求许多不可能实现之目标的记录，而极权主义确属此类。

我将在其经典意义上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 ideal vision)，并以实

〔3〕 参见 Hans Maier, ed.,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2 vol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96);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0); Claus-Ekkehard 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Religiöse Dimension der NS – Ideologie in den Schriften von Dietrich Eckardt, Joseph Goebbels, Alfred Rosenberg und Adolf Hitler* (Munich: Wilhelm Fink, 1998)。有关纳粹政治宗教的更早研究包括 Hans Jochen Gamm,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Rütten & Loening, 1962) and Klaus Vondung,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1)。

〔4〕 有关此术语的可靠的通史，参见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Life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关此术语对东德之适用性的一个好的评论，参见 Corey Ross, *The East Germ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DR* (London: Arnold, 2002), 19–43. 他发现此术语本质上没有我认为的那样有用。

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5〕。这一界定并不要求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成功地达到彻底的极权,或者各个极权主义国家应受到同等的谴责。

作为宗教表达的一种形式,极权主义的观念是有疑问的。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的“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一章中,对下一世纪的预言奠定了这一观念的基础;虽然有信仰的人们承认,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在像争夺身体一样争夺灵魂,但是宗教至今未在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虽然它与宗教相比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它们通常都被一笔带过了。我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详尽阐述这一类比。

各种宗教提出的主张是一般政党不会做出的,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主张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基督教和其他主要宗教都是世界观。基督教主张元初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处于它的创造者能力范围之外的。大多数基督徒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对其个人行为、社会政策、艺术、过去与未来说些什么。一个人不会在走出教堂之后忘记十诫。虽然基督教的传统也以不同方式来解释信仰,但是总体而言,基督徒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基督教义适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在某些外围领域。

〔5〕 这遵循了极权主义的标准经典定义,它是由 Norbert Kapferer 提出之定义的一个稍作改动的版本。参见 Norbert Kapferer, *Der Totalitarismusbegriff auf dem Prüfstand* (Dresden: Hannah-Arendt-Institut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1995)。

西方政党一般都有着更为温和的目标。人们不会期望由一个美国政党的政纲来决定日常的活动。一个共和党人不必被迫将一个民主党人看成是误入歧途的，因而该受监禁、折磨乃至死刑。成为一个民主党人也不必强求他对艺术抱持某些特定观点，或者采纳民主党式的婚姻仪式。此外，人们也不必期望政党成员对语言的性质持相同的教条观点，或者在女童子军(Girl Scouts)应如何规范她们的活动上达成一致意见。总之，标准的政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团体，他们拥有重合的但并非完全相同的态度与兴趣，但他们不指望所属政党为其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与之相反，很明确，极权主义政党的主张是全面彻底的。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声称拥有真理。不过，由于缺乏上帝作后盾，若要实现真理，他们只能依靠其追随者的不懈奋斗。基督徒可以假定，只要遵照信仰的命令行动，他们就已经尽了其义务，而要是这是上帝欢喜的上帝亦会有所行动。纳粹党人或马列主义者则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或者党内全体成员的努力来实现真理。正如我在导论部分所言，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它们不只对党内成员，还对所有人提出要求。没有任何的文化或社会角落能在理论上得以幸免。在基督教义中，一切都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极权主义而言，一切都服从于人类意志(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政治的)。极权主义的政党懂得，允许任何非政治的“孤岛”就等于提供了滋生异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

因此，极权主义者将其主张贯彻到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就是非常清楚的。在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一个领导人集会上，一个演讲者直截了当地作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断言：“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已经征服了全民族，从现在开始，它会将其踪迹播撒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其目标是)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层面都会得到改造,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概莫能外。”〔6〕纳粹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声明。

他们说到做到。1939年,纳粹党内供政治领导人阅读的机密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家庭装饰的文章。它声称,“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样,政治领导人未言明的义务乃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安排个人生活……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需要自己来创造它:我们的家庭组成,我们的家庭住所,我们的各种仪式”。这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应该怎样装饰他的家〔7〕。如果内部装饰都被列入了党的管理权限,那还有什么不能呢?在公共意识形态中,极权主义的世界观渗透于私人生活,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为政治上的反叛留下多少可利用的空间。

民主德国在其主张中同样体现了这种全面性。它所赞成的世界观定义很有启发性:“对自然、社会、人类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人类社会行为规则的形成等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解释……世界观的作用就是为一个人所有的思想、行为与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全面的方向性指引。〔8〕”正如在1970年代中期,一本为参加“青年奉献”仪式(*Jugendweihe*,基督教坚信礼 confirmation 的社会主义等价物)的14岁少年而编写的书中所言,“为了不让你们在世界上误入歧途,以便你们梦想的幸福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现实,你们需要一个生活的指南,一种懂得该走哪条路的时刻存在的有效方法,一个智识的框架。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遍及全世界,新事物与旧事物,即将到来的东西与正在消逝的东西,日新月异的世界与固守过

14

〔6〕 Otto Zander, ed., *Weimar: Bekenntnis und Tat; Kulturpolitisches Arbeitslager der Reichsjugendführung*, 1938 (Berlin: Wilhelm Limpert, 1938), 63.

〔7〕 Wolfgang Schultz, “Auch an seinem Heim erkennt ma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8 (1939): 17.

〔8〕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1077 – 1079.

去的世界,和平与侵略,真相与谎言,二者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存在唯一正确的智识框架:那就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9〕由此,民主德国的世界观就从一个许可的政治立场提供了各种看待教育、家庭、休闲与运动的方式。在儿童周刊《鼓》(*Trommel*)1980年发行的某一期中,针对有人抱怨它包含太多的政治内容,该期头版社论对此做了如下回应:“我们不仅不反对令人愉快的琐碎之事,而且一个人还有权去享受它们,只要他也同样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主要问题。那自然包括政治。那是很重要的。政治再多些也不过分。它指导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10〕一切皆政治,莫不如此。

正如基督徒认为个体的拯救有赖于人的灵魂改造,马列主义则强调一种智识的拯救,有时名之为“澄清”(clarity)。一份来自柏林的1958年报告提到一种看法,即只有在生产与分配中的困境得到解决之后,好些公民才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然而,这一报告却如是评论,“只有在人们头脑清醒的情况下,错误和过失才会得到纠正”。〔11〕在当局的定义中,澄清意味着,在人们能正确地看待现实并最终解决其问题之前,不得不接受马列主义。

总之,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都将自身界定为一种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世界观。那么谁能决定那一信条本身?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对此,我将首先研究两种体系中的“神灵”(deities)与“经典”(scriptures),然后考察它们“崇拜”(worship)的方式,最后,我将简要阐述它们各自的“神学体系”(theologies)以结束讨论。

〔9〕 Heinrich Gemkow, ed., *Der Sozialismus—Deine Welt* (Berlin: Neues Leben, 1975), 477.

〔10〕 A. Hempel, “Zuviel Politik,” *Trommel*, 18/1980, 1.

〔11〕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IV—2/9. 01/894, Wochenbericht (5. 2. 1958), 2.

“元首永远正确”

国家社会主义酷似宗教的崇拜,它的创立者仍在忠诚的框架中前行。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 在 1941 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12] 德国人“深深地,毫不动摇地相信”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他也这样做了。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配以如下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13] 1941 年由纳粹党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一本小书只能以崇拜文学 (devotional literature) 名之。人们也被询问元首对他们有何意义。按照一个战士的说法:“我们的元首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运动。他就是我的宗教。”^[14] 这样的例子无可计数。

一个最有趣的表现对希特勒崇拜的例子就是数千首对元首的赞美诗。一卷名为《忠诚颂》(The Song of the Faithful) 的小册子出现在 1938 年。它包含 19 首短诗,全部由 1938 年德奥合并 (Anschluß) 前,奥地利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匿名写成。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就是“我们的元首”(Our Führer):

[12] Herman Göring, untitled editorial, Sommerlager-und Heimabendmaterial für die Schulungs-und Kulturarbeit, summer 1941, 2.

[13] 参见 GPA/posters/hitler.jpg。

[14] Gunter d' Alquen, *Das ist der Sieg! Briefe des Glaubens in Aufbruch und Krieg* (Berlin: Franz Eher, 1941), 42. 参见 GPA/sieg.htm。

众人赞美您，
纵然其赞美是无声的——
众人并未亲见您，
您仍是他们的救世主。

当您向您的德国人民喊话，
其言词已穿越整个国家
深入无数人的心灵，
您的形象已长驻心中。

有时您的洞察让那些
处于苦役和重负下的人们重获新生……
因而那么多的人愿为您献身
并在您的精神中寻找光明。〔15〕

这无疑是宗教的语言，就像赞美、救世主、生命、献身、精神和光明这些词一样。只有在一个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一种神圣的与人类的结合体时，这一意义才说得通。《忠诚颂》因此获得了德国国家图书奖（戈培尔曾用它鼓励出版那些有正确主旨的书）。在该书的护封上，戈培尔这样写道：“当我们正为奖项的归属而僵持不下，或者说只得通过抽签来表决时，一本小而薄的

〔15〕 Baldur von Schirach, ed., *Das Lied der Getreuen: Verse ungenannter österreichischer Hitler-Jugend aus den Jahren der Verfolgung*, 1933—1937 (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 1938), 12. 更多的例子，可参看 [GPA/hitpoet.htm](#)。包含更广泛作者群的一本类似著作是 Karl Hans Buhner 编辑的，参见 Karl Hans Buhner, ed., *Dem Führer: Gedichte für Adolf Hitler* (Stuttgart: Georg Tröckel, 1939)。

诗集适时地出现在市场上。它让所有进一步的考量都毫无意义。与其他书相比，此书更好地满足了我们这一奖项的目标。”

要是这些诗描写的是罗斯福或丘吉尔 (Roosevelt or Churchill)，那一定会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纳粹党人不会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终会死去，结果他也的确如此（在死之前，他有时也提到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希特勒还是被德国人看成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每年在 4 月 20 日希特勒的生日聚会上，戈培尔都会做年度演说。它绝对是引人注目的阅读材料。即使在 1945 年，戈培尔用的仍是宗教式的口吻：“我们认为他（希特勒）就活在我们心中，与我们永远在一起。”^[16]更早的那些系列演说同样如此宣称。^[17]希特勒的灵魂/幽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希特勒典型的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是由莱妮·瑞芬施塔尔拍摄的 1934 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 (Nuremberg rally) 的纪录片。此片采用多种手法强调了希特勒的非凡特质。他的飞机伴随着圣洁的音乐在云层中悄无声息地掠过。飞机投下的阴影，仿佛一个十字架，投射在他那忠实信徒的游行队列中。他在凯旋的队伍簇拥下进入纽伦堡。摄像机时而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时而从下往上拍，以凸显其伟岸的身躯。他的光辉向四处发散，比如，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当他那握成杯状 (cupped) 的手正好捕捉到光亮时。希特勒，手握血旗 (Blood Banner 即 Blutfahne, 1923 年暴动时携带的旗帜)，用它来作神圣化新的党旗。鲁道夫·赫斯 (Rudolf Hess) 当场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国，

[16] Helmut Heiber, *Goebbels Reden*, 1932—1945, 2 vols. (Münich: Wilhelm Heyne, 1971), 2: 455.

[17] 它们中的许多文本可在德国宣传档案中获取。